

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

左双文 关 召

在广州市区东北先烈中路与水荫路北端交汇的地方, 有一片闹中取静的绿洲, 园内绿树掩映, 庄严肃穆, 一座座修葺工整的陵墓安卧其中。这里, 就是国家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。从三十年代中修筑之日起, 它几经变化, 折射出不同时代这批爱国将士身后的不同命运。

十九路军与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

十九路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。它的前身是由邓铿粤军第一师一部、李济深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一旅(旅长陈铭枢)一部(第二团团长蒋光鼐, 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蔡廷锴)发展起来的。这支部队早期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, 并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, 参加过讨伐旧桂系、讨伐陈炯明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多次战役, 屡建战功。北伐前夕它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, 与张发奎第十二师并肩作战, 连克北洋军重镇, 被誉为铁军, 不久扩编为第十一军, 蔡廷锴出任师长。1930年, 蒋、蔡分掌的第六十一师、第六十师编为第十九路军, 蒋光鼐任总指挥, 蔡廷锴为军长。就是这支曾具有光荣历史的军队,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迫, 中国面临日寇蚕食鲸吞的紧要关头, 挺身而出, 高举起了抗日的义旗。

1932年1月28日晚11点30分, 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日军数千人, 分三路大举进攻闸北, 设防于闸北至蕴藻浜铁路两侧

的十九路军,在蒋光鼐、蔡廷锴等领导下,“为卫国守土而抵抗”,进行了可歌可泣、举世瞩目的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。

淞沪抗战爆发后,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义愤填膺,出钱出力,积极支援十九路军。从1月28日至3月2日,淞沪抗日军民以3万之师拒敌近10万之众,以劣势装备与拥有飞机、军舰、坦克、大炮等精良武器的日军激战33天,毙伤日寇万余人,迫使敌军三易主帅,六次增兵,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正气。许多爱国官兵为了保卫神圣的国土,英勇捐躯,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

陵园的修建及变化

为了纪念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,战后在上海、南京、广州都建立了纪念碑。但上海、南京两处在日军侵华期间被炸毁。只有广州的纪念碑未遭完全破坏。广州纪念碑所处的地点,地产原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。1928年,黄强将这片土地让给十一军(十九路军前身)作公墓场地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以后,因十九路军官兵绝大多数为岭南子弟,故将阵亡将士从上海陆续迁葬于此。1933年由华侨捐资修建,并改名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场。1938年10月,广州沦陷,坟场遭到一些破坏:位于纪念碑上的铜狮、铜鼎、铜像被盗走,两个墓区的墓碑也被日军撬去铺路。抗战胜利后才略有修复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,坟场再次受到破坏,园内许多碑文的落款被凿掉,坟丘塌陷,陵园没有围墙,行人、汽车从中间通过,乱砍乱伐,明围暗占。纪念碑周围变成了一个摆摊设点的自由市场,整个陵园支离破碎,不成体统。

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和政府重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功绩,对阵亡将士以烈士对待。海外有关人士也多次呼吁整顿修复陵园。1983年将该陵园定为广

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1989年又定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文物保护单位。1990年,将十九路军坟场正式定名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。这期间,对陵园内的环境进行了初步清理。

1991年至1992年初,也就是“一·二八”抗战60周年纪念之前,对陵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复和整治。民政部、省市政协、市政府从各方面调剂资金,拨专款修复整治陵园。经过第一期修复和整治,凯旋门周围的环境和道路得到了改善和拓宽;部分题词、碑文的落款、署名恢复了;铜像、铜狮、铜鼎复原了;先烈纪念馆进行了维修、刷新和重新布展,并扩大了版面;园内7处纪念建筑物进行了洗刷、翻新。

1993年7月至1995年8月,为迎接抗战胜利50周年,又规划实施了陵园建设的第二期工程,目的是继续向公园式陵园方向发展,进一步使陵园整体化、规范化。

陵园内主要纪念建筑物简介

十九路军淞沪抗战,得到国内外同胞的大力支持。淞沪抗战后,众多的华侨为了铭记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,又纷纷捐资,并委托留美回国的建筑师杨锡宗精心设计,建造了一批纪念建筑物。其中主要有:

1、凯旋门。位于先烈路与新开的水荫路交汇点上,依照法国巴黎凯旋门建造,雕刻精致,门洞上方正面上书“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”;系当时福建省主席林森题写,后面横匾上刻有“碧血丹心”四字,系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题写。文革期间,宋子文、林森的落款被凿掉,1991年维修时补正。凯旋门象征着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凯旋归来,气象庄严。

2、英名碑。为一方柱圆角型建筑,长7米,宽7米,高7.7米,占地面积755平方米(含小广场)。上书“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题名”;并刻有十九路军六十师、六十一师、七十八师、第一师补

充团烈士姓名 1951 名。为后人瞻仰,留名千古。

3、抗日亭。为一中空四方形碑亭,占地面积 80 平方米,高 7.7 米,“抗日亭”三字为“一·二八”抗战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所题。

4、将士墓。墓区后方有 3.5 米高的石砌半球状将士公墓一座,墓碑上刻有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题词:“淞沪抗日暨历役革命阵亡将士公墓”;公墓后面的护墙有双凤朝阳石刻及文字,讴歌十九路军淞沪抗日英雄的业迹。将士墓区面积 1875 平方米,公墓前方共安葬阵亡将士 182 名。

5、战士墓。战士墓区的墓地则呈半圆形,面积 1186 平方米,墓前有原国民党广东省分会主席李济深当时题写的碑文:“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战士之墓”。墓区共安葬阵亡战士 190 名。

6、先烈纪念馆。该馆占地面积 455 平方米,馆前突出五对大圆柱,门楣上刻有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题写的“先烈纪念馆”字样。整个建筑属典型的古罗马风格,后面还有约 50 平方米的后廊建筑。馆内陈列了淞沪抗日历史资料及阵亡将士部分遗物共 300 多件,其中包括十九路军主要参战将领在战后不久撰写印行的回忆录数种。纪念馆现初步采用声、光、色等现代展示手段介绍整个淞沪抗战的情况。

7、纪念碑。与抗日亭、英名碑两处纪念建筑物连成一南北主轴线的是先烈纪念碑,它座落在陵园北面地势最高的小山丘上。古罗马式建筑风格,结构独特,重点突出。建筑面积 2298 平方米,主碑高出地面 21.74 米,碑前矗立着一尊 3.45 米高的英雄战士铜像,碑座下刻有原京沪卫戍长官陈铭枢、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、军长蔡廷锴、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为纪念碑奠基而写的碑文。另外,碑座还刻有李济深题写的“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先烈纪念碑”字样。碑座左右布置两对大铜狮子。碑前通道两旁的护栏放置八个大铜鼎。碑后有十对对称的大圆型回廓环绕,回廓左右有两幅大型石刻碑文,记载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日英雄的事迹。整座纪念碑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。高大的圆柱,气势磅礴,象征着先烈们不畏强暴,大义

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陵园的各处纪念建筑物布局合理,互相映衬,主题突出,构成一组宏伟的纪念性建筑群体,加上花草树木的点缀,显得更加庄严肃穆。

褒扬先烈 教育后人

十九路军陵园是国防教育和传统教育双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80年代以来,陵园管理处先后与共青团东山区委、空军八七四八部队、沙东中学、白云师范学校等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,使陵园成为培养与关心跨世纪工程的“德育基地”。1992年,沙东中学参加“粤、港、澳中华民族文化考”活动,陵园协助他们搞了一个“十九路军陵园考”,获得了优秀奖;陵园修复期间,八七四八部队7次组织官兵帮助整理路面,种草、植树,每逢节假日都派出官兵帮助陵园清理垃圾、挖土方、打扫卫生等,有力地推动了陵园整理工作的进程。

1995年,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,在4月的清明节前后就有82批共25000多名青年来陵园祭奠先烈。8月11日,广州市人民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,召开了全市性的学术讨论会。在此前后,共青团市委,驻穗陆海空部队,学校,港、澳、台同胞等都前来参观瞻仰,缅怀先烈,共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。

1995年10月,陵园管理处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先进单位。陵园第三期工程计划:在陵园东面新建一座气势宏传的门楼;在园内建反映淞沪抗战六大战斗场面的大型浮雕墙一座,新建第二纪念馆,采用声、光、色等现代展示手段再现英雄人物形象,陈列历史文物,充实陵园的教育内容。工程完工之后,参观者走进陵园首先接触到的是庄严肃穆的苍松翠柏,穿插其间各种花卉令人心旷神怡。悼念广场松柏环绕,郁郁葱葱,使人肃然起

敬。到了墓区,各种松柏、绿篱层峦叠嶂,掩映着一座座烈士墓。从而使纪念建筑与园林绿化有机结合,浑然一体,更好地实现陵园“褒扬先烈,教育后人”的宗旨。

(作者单位:左双文,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;关召,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管理处)

莫将缺憾留后人

——写于庆祝抗战胜利 50 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后

金普森

8 月底,应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邀请,出席了 9 月 1 日至 3 日在台北市召开的庆祝抗战胜利 50 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。这是海峡两岸从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、学者规模最大、层次最高的一次盛会。大陆的各研究机构与大学有 31 位专家应邀出席会议。

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是 50 周年了。中国人无论在大陆、在台湾、在港澳以及海外多地,出版了大量的记叙与论述中国抗战史的专著与论文。外国人无论在日本、美国、英国或苏联也出版了一些讨论中日战争的著述。但是,时至今日,所有的出版物在论述中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。究其原因是很复杂的。日本有不少人,不仅无意反省战争责任,还散布种种错误理论,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,甚至修订教科书,美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。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他们的论述中,对战时同盟国的“中国战区”,也未能给予完整而公允的评价。当年的苏联人也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作用而贬低东方战场的地位。美国、英国、苏联的著述中大都贬低